

都没有了，敌人也没有了。我们要总结，要整顿思想，这样才能一致。按毛主席思想办事，有的人想人多了，不把革命放在第一位，更艰苦的工作还在前头，要开门整风，真正不行，关门整风也行，总之是要整的。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些组织一打就打架，一开口就是“大毒草”“大阴谋”，这是对敌人讲的，对同志那来的大阴谋？对敌人要恨，对同志要和，这个和当然不是和稀泥。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群众组织之间的事情只能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全市性的组织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决议草案上已经讲了，根据这个精神办事。我认为各组织首先要了解自己组织的情况，有些组织既有革命派，又有保守派，还有反革命，司令员要回连队，摸出经验来，把自己单位的大联合弄好，这样才能有发言权，都回去，下去干，把自己的工厂学校的大联合解决了，市一级的组织要保留的话，无论如何不要妨碍下边的大联合，如妨碍干涉的话，主叫把这个总部推翻。市一级的组织对下边的联合都要支持，不要以什么名义联合。

姚文元同志：文化革命到了非常重要的时刻，面前的任务是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整个形势很好，但从全国来看，市一级的夺权还不多，有些地方夺权了，但没有实现三结合。有的地方阶级阵线不鲜明，上海夺了权，还存在着把革命进行到底，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把毛泽东思想扎根到每一个人的心里，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解决组织机构问题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问题。有一个事情要讲，前天，浙江有人来开座谈会，说听到谣言，文化革命要急刹车，这种说法完全错了，现在华盛顿、东京也在这样造谣，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不可理解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进行到底。现在有不少涣散军心的，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争权夺利，要一扫光。革命在进一步深化发展，而决不是停顿。今年主席概括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学生回到学校去夺阵地闹革命，是非常重要的阵地，这个阵地夺下来，对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都有重要的意义。学生总是要和工农兵结合的。到斗批改还是要出来的。革命在前进深化的过程中对过激时产生的种种现象应用革命的眼去看待。（张：现在有这样的说法：把学生赶走，先赶走学生，再赶走工人，这样还了得？这样革命委员会要下台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大家想一想，建瓯工人造房是不是自己住？还是交给群众住嘛！无产阶级要有这样的风格。为无产阶级，为群众，为人民争权，不是为个人争权，否则就不配称无产阶级革命派。小团体主义是忘记了人民，忘掉了阶级利益和斗争的大方向。）夺权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改变了形式。阶级敌人还想复辟，刘邓陈曹都想复辟，头脑里要有敌人观念，整风一定要整透，不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同志的缺点要指出，要允许革命派不要抓、砸、开陈的办法。一个组织不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否则是不能存在下去的。各个机构要迅速地把工作抓起来，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注意依靠群众，抓典型，抓政策，把上下线赶快连起来。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内部材料，注意保密)

張春桥、姚文元同志接見上海市革命
委员会工作人員(学生、群众組織)
时的講話(1967年3月20日 晚上)

地点：中苏友好大厦

徐景贤：自从二月五日我们夺权以后，大家参加了革命委员会工作，作出很多的反馈，干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参加我们工作的有革命的学生，各群众组织（38个造反派组织）还有外地的革命学生，因此今天的盛大集会也是欢迎他们。大家老早就很迫切希望和要求见到張春桥、姚文元同志，今天春桥同志在百忙中抽空来和大家见面，下面張春桥同志给大家讲话。

張春桥：刚才听说大家对革命委员会工作，在同一个机关里没有见过我，那就很糟糕了！看来，这也是对我们的批评，因为我们很官僚主义！实在对不起。每天给我们的信很多，要求见我们的人很多，如果坐半天在那里看也看不完呢？刚才交大反到底给我一个条子，说从安亭事件答应接见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做到，……（这时有人在搞录音，春桥有些生气说：何必录音，搞得很紧张，又这么现代化，这个习惯不大好，大家随便谈谈嘛！有一次我和华东局的一些同志随便谈谈，一下子传单就传到北京。这一次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也传到北京，其实看了里面很多东西不是我讲的，这不大好，现在在我们掌握政权了，在我们内部还得内外有别嘛！）

还是回头来讲。我们大家在一块工作，可以说，很熟悉了。我们回到上海2个半月没有做什么事情，主要听了一些汇报，见的人也很少，许多工作主要靠在座的同志和上海革命的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和革命的干部做的。比如火车站通车这件事就是这样嘛，我们又不大会开车，火车的通行还不是铁路的工人和同济东方红战士干出来的！我们顶多提了点意见而且有时还是错误的呢！大家的工作集中起来成绩就是很大了。

现在上海的形势很好，全国的形势也很好，我觉得一天时间有时过得很快，也过得很慢，我从北京这来又要一个月了，想一想许多工作都

还没有头绪和眉目，这样想又觉得时间很慢，急得很。不过总的，时间不是过得很快的。现在上海的天下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天下，谁敢说不是！这几天我们又搞领导干部的违反，上海的旧市委书记处除我一个分裂出来以外老是铁板一块，怎么会是如此，我就是不相信，事物总是分为二的嘛。现在总算开始分裂了，大局是好的，但是阻挠有来自上面和下面的，以及自己头脑里的。上面的就是刘邓路綫，刘邓实权已经没有了，但能不能说完全打倒了呢？还不能这样说。刘邓路綫在全国批判还很差，上海就更差。过去开大会也捉捉，根本不彻底，比如刘少奇的《論共产党修养》这本书加毒20—30年而且深，62年还再版了一次，影响极坏，到现在还没有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中央文革人少事多，有时连写一篇“红旗”社論也很困难，这就希望在座的同志去搞了。刘邓只是二个代表，代表一小撮人，陶铸也是一个，是继刘邓下台又上来的。是不是这三个人？当然有，上海不是就有陈、曹，刘少奇作报告还有“理論”，曹秋没有什麼理論。我們如果不把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綫彻底批判，那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彻底完成。（因为社会主义内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二条路綫的斗争也肯定存在，资产阶级也肯定会再反扑的。所以，我們既要看到一片大好形势，又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还有阶级敌人。这是个大方问题。现在大家马上回到学校去闹革命，就有斗争方向的问题。我們的矛头还要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綫，否則就会迷失方向。现在不管是工人运动也好学生运动也好，都就这么一个问题。工人运动的兴趣转移到对另一个群众組織上去，有的拼命想把人家打成反革命。学校里也是这样，同学和同学之間爭論得非常厉害，不是把矛头对准陈、曹。这样学生斗学生的现象还会存在。有的同学认为陈、曹倒了，没事就是打内战，提出“内战到底就是胜利”有的人还说什么根据毛主席也讲过的呢？不行。对人家动不动就说是“反革命”是老保，你是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張春桥。人家一讲话就是“老保反天”，你老老实实向毛主席請罪，人家不讲话，又說人家是折中主义，調和主义，和稀泥，这怎么可以！讲也不行不讲也不行。这种情况是不是斗争的大方向？比如南京的1.26夺权，当然是一个大組織，可是搞什么夺权？还有浙江也是如此，我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内部

有矛盾和斗争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没有如此严重的情况。没有过什么命令把一些群众組織打成反革命包括紅革会在內，應該考虑到他們不是那么多战士。他們绝大部分是革命的，搞了就会使他們背上很大的包袱。

大家一定要明确革命大联合的必要性，不要小团体主义。大家要想还有美帝国主义敌人在那里，都覺得斗争需要我們联合起来，不认为当然联合不起来，可是最近一个时期，我們感到工人、学生运动中方向不是那么清楚，我們不能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其实这个口号是陶铸当时在北京搞的，他說“除了毛主席、林彪以外其他都可以怀柔、炮打”。上海紅革会的头头是犯了很大錯誤的，他們大方向錯了。不是說我和姚文元不能批評，我們有什麼批評不待，还可以炮轟的，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你站在什麼立場上，在于上海当时处于革命大联合的时刻他們破坏了大联合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我們希望大家回到学校后一定要紧紧掌握住斗争大方向。大方向看准了，各个組織之間的问题就能正确处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比如江浙二个大組織都是中央文革接見过的，吵得很，一抓大方向說服了也介决了。不能說“就是我最革命别的都不革命”这样势必走向反面，走向历史的反面。現在我們革命刚刚开了一个头，都在学习，特别是青年一代世界观正在改造。下去以后听说中学生里搞得很兇，有的人人过关，这怎么行。一个中学生怎么能不犯錯誤，不犯錯誤才見鬼哩！大学生也应该犯錯誤，列宁曾經說过：上帝賦予青年犯錯誤。犯錯誤，檢討一、二次就行了，那還老檢討。要让人家去实践，让人有思考的时间，不能象对敌人一样对替我們的同学，如：“你說，你說……”作状，大家发笑）。

大家回去，大学也好，中学也好，應該靠自己安排。我从来是没有上过大学的，而且离开学校很久，学校的问题靠你們自己介决，这样创造性就来了，但是大方向一定不能丢。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主席一贯的方针，不要怕犯錯誤，不要认为，啊呀，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回去犯了錯誤怎么办？不要紧张，主席最好的学生也难免犯錯誤的。大家回去一定要贯彻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綫，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紅卫兵问题也不大，过去有市紅革会这个大的組織，現在沒有了，大家就更有活动的自由，更能实行由班級自下而上的大联合。

这几天大家都在問，市一級的机构还要不要，实行自下而上的大联合可以不要去考虑它嘛。在上海我倒想可以保留几个大組織，这倒不是

为了大家打内战，因为上海有特殊性，与外面联系很大，比如美帝打了我們的人，支援越南北京集会上海也少不了，就可以由群众团体来发起嘛，所以从这个团体市一级机构有保留必要。如果从大联合角度也主张撤消，不过不撤消也行的，只要这个組織实行大联合的方针，可以酌量。我有一次到工厂里和一个組織談起对和其他革命組織的大联合的看法，他回答說一不提倡，二不支持，三不承認。这还行，这还不是陈、曹的路綫了！要知道群众是会前进的，我們不能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如果如此，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功劳仍然被打倒。有人說，毛主席党中央支持我們的，这也沒有用，刘少奇毛主席不支持，沒有毛主席他的威信会那么高，毛主席还公开宣布刘少奇做接班人，但现在他站到历史的对立面，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就是被打倒！

同学要回去：拉拉扯扯談了这么一些，就是一个意見，一定要紧紧抓住斗争的大方向，要实现大联合，打击一小撮最大限度孤立敌人，这样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們的任务。

姚文元：大家要講話，沒有什么話好講，主席說沒有調查研究沒有发言权。

大家参加革命委员会工作，做了很多很好工作，刚才春桥都讲了。这一段應該是难忘的啊！从一月革命开始，上海革命工人、农民、学生和干部就和我们战斗在一起，大家做了很多工作，我們工作做得最少最差。虽然是难忘的，但是革命还是要繼續前进的。大家还记得吧！1949年刚刚解放时，解放军一进城，那时我还在地下，春桥同志是接管員，我們当时和这次一月革命胜利一样多高兴呀！但革命仍然繼續前进，我清楚記得当时的一些老战友，現在有的跟着毛主席繼續前进，有的在十字路口^{摇摆}动摇，有的变质了！走的无非是两条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我的第一个希望就是大家回到学校要永远高举毛澤东思想偉大紅旗，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人民，永远忠于革命事业。我們能永远战斗在一个战壕里，繼續把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不是教育干部要保粹晚嗎？对我们青年一代是不是还有一个早节！應該說，在一个革命高潮时成为一革命者是并不难的，但是到了轉折时，到了关键時刻才能考驗人，这也是对人的最好鍛鍊。我希望我們共同战斗下去！

真理是不怕火燒的，希望的第二个就是大家回头好好学习十六条。現在去看有很多地方是写的很好！現在里头有很多具体的政策和社論，但是十六条这是一个总綱，我們要堅持的就是这条路綫。現在說的許多問題其实十

都定了，比如群众路綫，党的阶级路綫，干部政策等等。这里第二节“主流和曲折”也說得非常好，都是主席的思想（讀了“文化革命既然是命……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这一段）阶级斗争以前有几次反复，对我们來說确实吸收很大教訓，增长了阶级斗争的經驗。以运动会不会有反复？十六条說：由于阻力比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能有多次的反复。这就是肯定有的。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应该这样去想。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会甘心于死亡的他們还会伺机反扑的。但在看到敌人反复时也不要把前途看成是漆黑一团，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他們是不堪一击的。在胜利时看到困难，困难时看到光明，这二个方面都不能忘記。我們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按毛主席的教訓到底！这一段时候有一点自己教育很深刻，就是我們毛主席始終支持群众中的新生事物，紅卫兵也是毛主席首先发现給予支持，全国第一張馬列主义的大字报也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全国广播，点起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从那以后毛主席还支持很多。从上海來說，在革命的关键時刻都是他老人家支持的如“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一月九日“紧急通告”，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直至最近（3月6日）文汇报的反对风头主义社論也是毛主席批准在人民日报以显要的地位刊出！大家返校闹革命会遇到許多問題，大家还要敢于革命，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組織性，要敢于提出革命的倡議，要敢于把运动推向前进。因为世界是决不会停止的，世界是充滿矛盾的世界，事物就是在矛盾中发展的，因此同时我們还应该积极支持群众的革命首創精神。我們革命要发展，只有依靠毛澤东思想掌握群众，所以第三个愿意就是希望大家繼續发揚敢于革命、善于革命的革命首創精神，树立我們无产阶级的权威。无产阶级的权威就是把千百万群众的意志集中起来。紅卫兵的发展就是如此，从学校发展到社会，从一个城市发展到全国。

現在大家杀回去鬧革命，不是別的，这說明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关键的时刻，大家杀回去就是要把你們的革命基地建立好，真正做到毛主席說的资产阶级統治我們学校的再也沒有了，那时大家还可以杀出来，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对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張春桥：我补充一点，現在大家回去很好。上一次在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上我講过：最近紅卫兵的勁头好似沒有过去大了，有的还觉得灰溜溜。这不行。要杀回学校好好整頓再杀出来！我說的是大家現在杀回去好好整頓

頓一下思想、整頓一下組織，將來士氣更大，人數更多，還可以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殺出來，而且一定要高水平。因此，我的話是鼓勵大家殺回去的，回到學校去。想不到同學的勁頭很高，聽到以後第二天就上南京路破四舊，把小褲腳管給剪了，人家有意見的跟他辯論，大概他辯論輸了，問他誰叫剪的，這個學生說是張春橋叫我剪的，（大笑），我怎麼會叫剪呢？現在謠言很多，我也無須闢謠。

有些學校根本還沒有建立一個權威的組織，怎麼能殺出來？現在還是回去好好整頓，將來出去是不是我們再商量一下。其實，我們是早有建議和打算，是不是能在五月一日開一個“工人代表大會”“五·四”召開“紅衛兵代表會”紅五月開門紅，不過最近工作忙，也沒有很好地搞，總的困難是不少的。

系工軍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

1967.3.30.反印